

腌笃鲜

□桑飞月

春宜食鲜。江南春天里，鲜食众多，而我比较偏爱的，则是腌笃鲜。

腌笃鲜原是江南人家的春日家常菜。江南人有在大雪时节腌鱼腌肉的习俗，年节过罢，咸肉尚未吃完，便用其炖煮春笋鲜肉，味道鲜美。渐渐地，它便在岁月中，沉淀成了一道人见人爱的地方特色菜。

腌笃鲜好吃，名字也有趣儿。腌和鲜容易理解。腌么，指用盐腌制的咸肉或火腿。鲜，指春笋，也指鲜肉——五花肉、排骨、蹄膀等。关键是这个“笃”字，什么意思呢？从词的结构和菜的做法上来看，它应是个动词，类似于炖。关于此，民间有一传说，说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在家宴请时任杭州都督的左宗棠吃饭时，左宗棠非常喜欢这道菜，在打听其名字时，误将“腌炖鲜”听成了“腌笃鲜”，人们也便打趣地跟着叫起了腌笃鲜。不过，也有人说它在这里是个象声词，形容汤咕嘟咕嘟响的那个声音。仔细品味，这两种说法貌似都很有道理。

笃，暗含着时间的长度与火的力度。是要缓缓地、一点一点地，将咸肉在冬天里所吸收的日月光华、风霜之气，通过火与水传递给鲜笋、鲜肉……这个过程，有点儿像武侠小说中神功的传递。武力深厚的人坐在年轻人背后，运一番气儿，然后对准年轻人的相关穴位，开始输送功力。不久，那年轻人便也功力大增。

做腌笃鲜，无需什么技术活，只需将它们放在一起煨炖即可，炖得肉们都酥烂为最。而要想达到这个程度，时间一定要足。所以，做这道菜，我一般会选在周末。周末，家人也都在，大家一起品尝春之鲜，是很具有幸福感的事。

周末的菜市街醒得早，七点不到就已热闹起来。

菜店老板们一边理着菜摊，一边给买菜的报着价、称着菜，忙得像只陀螺。菜摊布置也有讲究，最外圈，放的通常都是当季时鲜，用以吸引人。现在，最吸引人的就是笋。身着金缕衣的毛笋、套着黑铠甲的雷笋，都饱满润泽，根部嫩白，是刚从土里刨出来的，鲜嫩无比。此时，不管是不是来买菜的，看到那笋，都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，同时在心里盘算起来，要不要买两只回去？买回去后，怎么吃？

早笋鲜美，价格自然也贵。这样的笋，做油焖笋似乎有些大材小用，最好是配上咸肉和鲜肉，做腌笃

鲜……我是早就盘算过的，便只管挑了最大最嫩的去，顺便买上几张百叶和小排。

至于咸肉，那是早就准备好了的。去年大寒这天，我特地从肉店里买了五斤五花肉，用高度白酒处理过，抹上盐巴腌制，之后就一直挂在阳台外檐下，经受这么久的风吹日晒，为的就是春日里的这口鲜。

午饭一吃罢，就可着手准备了。先把排骨和咸肉分别焯下水，然后和笋块一同放进砂锅，加水小火煨炖。不多久，鲜香的味道便四下氤氲开来。这味道像个仙女，袅袅地从窗口飘出，顺着天井往上爬。爬着爬着，冷不丁地会听见一句：“谁家做腌笃鲜了，啧啧，真香！”

“咕嘟咕嘟……”掀开锅盖，你会看到锅中那白色的汤汁正在轻微地冒着泡，像是长辈与小辈在春阳里的一场温馨而又走心的对谈——那吃过很多盐又久经风霜的咸肉不像个长辈么？是的，它又让我想起了祖父。

祖父在世时，喜欢和我讲些从前的事。但父亲却说他啰嗦，他说，等我老了，绝对不会像你爷爷一样。父亲的话，让当时的我心里一惊。因为，我觉得这是祖父与我的亲情交流，并不是啰嗦。他让我了解到，我们的家族一直以来的温暖，这些温暖令我感到幸福与温馨。

多年后，想起祖父，我心里就也是温暖的。

如今，很多人宣扬独处，或对各种情感进行断舍离。说实话，喜欢写作和思考的我，最擅长的就是独处。但是，我仍然认为人要多交流，尤其亲人之间。通过交流，相互理解与接纳，你才能获得更丰富更安逸的内心。而且，长辈与小辈之间，有些东西也需要传承，诸如知识、经验与爱。

腌笃鲜，是用时间慢慢熬制成的一锅鲜，它是春天赠予我们的美味，也暗含着生活的哲理。慢慢笃，慢慢品，慢慢学着把日子过好。

阳台上的春天

□秦钦儿

春天有一双神奇的手，经她轻轻一摩挲抚慰，那些历劫寒冬的枯枝败草，重又焕发生机。推开窗户看看，哪里不是万物生发？该发芽的发芽，该吐绿的吐绿，该开花的开花，一点儿都不带迟疑的。

江南的早春温润暖湿，略略有些阴晴不定。昨天还是艳阳高照，今早却已细雨微风，正是这和风暖阳，催醒了阳台一隅的花花草草，让我每天清晨都能见证奇迹，发出惊呼。哇，一盆泡在发芽盆里的黑豆，才周末两天不见，已将盖子高高顶起。生命要挺拔，谁也挡不住！

不知什么花草的种子，细小如蚕子，还是去年春天网购的，来不及播撒，前几天被我当成花肥弄洒了，掉了几颗在多肉花盆里，居然发出了一片。纤细的白茎顶起两片嫩绿的胚叶，胚叶上顶着种子黑黑的外壳，在风头上摇摆个不停。几棵野花野草，有春天撑腰，如何肯低头、肯倒下。

就连露台檐边的一蓬茅草，不知什么时候被大风刮来的，估计寄在此处已多年，扎下了根。本来已枯萎，今年又从枯叶丛中抽出了几片绿叶，真是“春风吹又生”啊！朋友送我两棵山上挖来的野蔷薇，种在墙跟，蔷薇枝沿着露台的栏杆伸出了墙外，与这丛茅草相映成趣。让我恍惚，仿佛回到了童年的家乡，放牛的时光，在茅草丛中寻新抽的嫩穗，在蔷薇根下掐才抽的刺芽，剥去外皮，这些都是可以塞进嘴巴里的，是乡下“野”孩子春天里“打牙祭”的好东西。

借着小小一方阳台，我试着营

造一个清净诗意的自由空间，实现一个“归田园”的农民梦想。

纳川同学不建议我将过期的蛋糕与吃剩的酒酿置于阳台喂鸟。

“鸟儿也会肠胃炎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怕它们吃醉了，摸不着方向回不了家，哈哈！”

蛋糕放阳台上一天，明显被啄食过，盛放的盒子被打翻了，阳台上散落了一些碎蛋糕屑，还留下了几坨鸟粪。纳川嫌我喂鸟儿脏了阳台，“天天吃饱了还在阳台上拉屎。”他说。

“可这不正好铲下来当花肥吗？这就叫‘有舍有得’‘有付出就有回报’。”

只是，哪里能挖到适合花草蔬果生长的沃土？我一时冲动，网购了太多的花秧菜苗、各种植物的种子，趁着春风暖阳，它们着土生发，网购的椰糠砖、羊粪根本不够用……

因为土壤不够，前晚趁着月黑风高，驱车十几里，跑到九峰山脚下铲土，引起村里土狗们一片狂吠，真正体验了一把“偷鸡摸狗”的刺激。挖来的土壤还得一袋一袋拎上六楼楼顶，我的膝盖骨疼痛不已，但一想到那些还没有埋进土壤里的蔬果花草种子、各种植物的根茎，可怜巴巴地在等待着土，我就着急。半截金银花的根茎已经等不了了，未及着土，也兀自吐了芽，枝枝桠桠的交汇处，一片一片的叶子相继冒出来，它们都在催我，快去找土吧……

我突然有点后悔，有点招架不住，这一堆的花种子、瓜秧苗，我可拿你们怎么办？春日苦短，春天她也在催我呀！

总第7279期 配图 李昱天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